

我有个朋友对父母很孝顺,尤其父亲生病走了以后,他对母亲关心备至,唯独一条就是阻止母亲重新组建家庭。他的理由就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我说,人都是越老越孤独,物质需求肉眼可见地下降,吃穿用度有心无力,碰到一个看着顺眼能说到一块的人不容易,在这个人生阶段情绪价值非常重要。

其实,人老了,有时候情绪价值反而会占据上风。我认识一个人,作为女儿想把父母从农村接出来,吃住得好一点,但被父母断然拒绝,唯一的要求就是请女儿拉着全村人到镇上最好的馆子吃一顿。因为她家以前很穷。后来女儿如父母所愿,租了几辆大巴,浩浩荡荡地拉着全村人痛吃一顿,父母和乡亲都挺满意。这就是在给父母和乡亲们提供情绪价值。

有人说,我跟父母实在没啥可聊的,那你怎么跟单位领导或老总啥都能聊,说点外面的见闻、熟人的八卦也行,都能聊得津津有味。实在没话说,陪着坐一会儿也产生情绪价值。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对父母说你们必须健在,如果一走那我们五个子女肯定“宫斗”争家产,所以你们为了家庭的和睦也要有积极的生活态度。于是父母每天坚持走路、盘核桃、锻炼身体以求延年益寿。其实他们五兄妹非常团结,有的人干脆对父母说,你们就是小型的中央银行,万一我们下岗了破产了,你们的退休金就能救我们的命。这也是提供情绪价值。

我们常常抱怨父母总是被卖保健品的人骗,其实骗子提供的就是情绪价值,嘘寒问暖不厌其烦,我们呢,不仅很少体谅他们内心深处的寂寞,真的有事也选择三言两语打发他们,与骗子形成了冰火两重天。他们一生走至暮年,难道他们会不知道骗子的伎俩?只能说老年人对于情绪价值的渴望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我的朋友佟佟经常给父母安排活动,旅游啊、游玩啊、回乡省亲啊、聚餐啊等等,有一次他爸爸回老家一个远亲戚那里去亲戚,母亲感觉没必要。佟佟果断地放下手上的工作安排起来,亲自陪二老前往。她说她答应这件事的时候,父亲居然鞠躬致谢。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深秋到了,木瓜开始飘香。与桂花的幽香不同,木瓜的香气是一种浓郁的,醇厚的果木香。木瓜是蔷薇科木瓜属植物,因果实长于树上,外形像瓜,故名之木瓜,西晋时期的郭璞为《尔雅》作注时解释说木瓜外形像个小瓜,酸酸的也还能吃,还是物质,木瓜因此得名。木瓜春天时开的花很娇艳,跟海棠相似。朋友答应要给我摘一只最完美的木瓜,最完美的永远在枝头,落在地上的都是成熟的。这天朋友果然送我一只,略有瑕疵,不够完美,但是香气很浓郁,带

金秋桂花飘香时节前去拜望陶为泐老师,看到画案上有两枚陶师肖像印蜕,近看若隐若现,远观跃然传神,神态和神韵都捕捉得恰到好处,惟妙惟肖。一方正面肖像印构思巧妙,静穆中见灵气,印面毛涩感增强了肖像轮廓层次的丰富性,艺术性高,调动观者想象力参与,边款记曰:为泐派大家陶为泐先生造像梦嘉老师嘱癸卯三月月辉制。另一方为侧像,较之正面更易突出空间纵深感,侧重于对脸部轮廓的特写,以形显神,面容流露出一种凝思神态,边款记曰:陶冷月之子著名书画篆刻家陶为泐大师八十四寿诞肖像印徐梦嘉弟子实铁陈元龙刻甲辰正月于沪上。原来这两方肖像印是徐梦嘉教授的两位弟子黄明辉与陈元龙为陶师所刻。徐梦嘉教授是当代知名文化学者,也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古文字学家、篆刻家。两方肖像印融肖像画与篆刻于一体,刻者不仅有篆刻功夫,还显示了扎实的美术功底,深得陶师喜爱。

陶师出身丹青世家,少时受其父陶冷月影响习画,后对篆刻产生了兴趣,爱印、赏印、刻印,由此与篆刻结下不解之缘。在特殊年代里,篆刻成了陶师的一种排遣方式,当时有几个爱好篆刻的学生追随他学习治印,这几个学生都颇有天赋,加之勤奋用功,进步很快。眼见时机成熟,陶师遂将学生引荐给钱君匋先生,钱先生不仅是篆刻大家,更是收藏大家。陶师叮嘱学生跟着钱先生要潜心求艺,多看好东西,以提高眼力,日后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当年受他启蒙引领走上篆刻道路的学生后来都进入了西泠印社、海上印社,至今活跃于印坛,不负他的栽培之恩。

进入新时期后,陶师把全部精力用于绘画创作上,以绘月景山水独步海上画坛。陶师人缘好,印缘佳,他的弟子友朋多精于篆刻,且都乐于为他奏刀。陶师实为印家之良师之益友,彼此成就了一段印缘佳话。

人生首先是笔“经济账”

陈佳勇 小饭

佳勇兄: 你好。早上看见《波拉尼奥访谈:阅读永远比写作更重要》,忽然觉得用书信的方式谈论文学、成长和年龄,或许可以聊开一些。

我感觉你能把自己职场中的所见所闻注入到作品中,并让作品变得“有血有肉”。包括上一部作品《老板不见了》也是。这当中会有很多技术上的难度,甚至心理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障碍。我不觉得这能教出来——就像人们说的,作家是教不出来的,尽管现在高校里开设了那么多创意写作专业。一个好作家怎么是教出来的呢?谁来教呢?事实也是如此,至少学这个专业也成为有足够影响力的作家,目前应该还是没有吧。“野生作家”才是大多数。

事实上,我对文学的困惑,是和对生活的迷茫混合在一起的。前天遇见一位作家,在一群朋友面前他显得很亢奋。而我则显得谨慎和消沉。我屡次表示人生就这样了。他呵斥我,带着明显的关爱,说不能这样。但我确实做不到像他那样自信,健朗,自洽。第二天我遇见了更多的前辈。酒过三巡,我问在场几个前辈一个问题:人生何时可谓自洽?

着一股清新的果木调。我放在案头不时拿起来闻一闻,香气袭人。它的形态饱满,呈椭圆形,表面有一层厚厚的油脂,触手温润,就像有一层包浆,摸过之后,连手上都有一股子香气。

在古时,木瓜主要用来做熏香。《红楼梦》里也有这样的描述,林黛玉不喜欢点香,素日屋里只摆些新鲜花儿,木瓜、佛手之类以代替,或是放在衣橱里用来熏衣服,时间久了,连衣服都有一股清香。木瓜的香气挥发殆尽,油脂分泌完后就会呈现出干枯皱缩好似历经沧桑,这是时间的见证。



我的集邮之旅,始于小弄堂那陈旧而温暖的童年回忆。我家住在江南小镇一条老街的三合院里,房子不大,却充满烟火气。父亲是金属厂里的艺术爱好者,母亲在新华书店工作,一家三代同堂,和睦温馨。二楼是我和爸妈的天地,一楼则住着奶奶和姐姐。而隔壁,住着一位让我开启集邮世界的特别邻居。

那年,一对年轻夫妇搬进了我家隔壁,后来两家往来亲密。有一回,我跟随父亲去小张叔叔家串门,他正端详着一本厚厚的集邮册,16开大小,里面满是五颜六色的邮票,基本是有关新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老纪特邮票。小张叔叔像在翻阅一本宝藏书一样,一页一页地向我们展示和讲解。他指着一枚《庚申猴》邮票,满怀激情地告诉我们这枚小邮票的传奇故事。那时这张“猴票”面值8分钱暴涨到了10元,在那个工资仅36元的年代,简直是天价!

我被那册邮票吸引得目不转睛,每一枚邮票仿佛都是一扇

确实是愚笨的问题,但得到了三位前辈三个不同形式、不同质地的好回答。其中一个回答是一首诗,另外一个回答是一个故事,最后一个回答是一声安慰或者说勉励。

今天,我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你。我觉得你一定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回答。问题很多,人生还在困惑中。期待佳勇兄的回信。

小饭 2024年9月17日

※※※※※※※※※※

小饭: 你好。这几年,我重新恢复了“有规律且有目的”的写作,但我的身份仍旧不是“专业作家”,依旧不怎么参加文学圈的活动,我甚至没有严谨的写作计划。但这些并不影响我认识上海绝大多数知名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组织者,在某种程度上,1999年的“新概念”获奖,25年后也演变成了某种“论资排辈”。既然我“又在又不在”,相对超脱一些,反而让我具有了某种优势。我便特别想把“写作”这件事情弄得“清清爽爽”的。你信中说我能把自己职场中的所见所闻注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职业身份”,在那个“框框”里,始终是有所规定的。我从来都不认为“写作”是什么“特权”,在我看来,会写文章并不能让人变得更有竞争优势,但年少时期的文学梦,却总是让自己误以为“会写文章”是一种“能力”。我很庆幸自己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就理清了这点,如果“写作”也能算作一种能力的话,那这种能力必须在进行了必要的转化之后,才会有意义。

我很感谢我既往的那些人生经历,既收获了不少所谓的成功经验,更得到了许多惨痛的教训。这些事情,没法“祥林嫂”般地到处讲,更何况,人与人之间的悲欢,从来是不相通的。但

我内心深处,总想拿出来试一下。好在经历了各种起伏之后,突然转身,发现这时候自己竟然还具备“写作”的能力和“写作”的动力。我在“写作”这件事情上收获了巨大的“获得感”,也导致我比之前的任何阶段,都愿意写作。至少现在,我很满意我自己的写作状态,因为把写作当成了“朋友”,而不是“工具”,并且我的烦恼并不来源于写作,但我的绝大多数快乐,却都得益于写作。这是我真切切的“欢喜”。所以,我并不具有什么“天赋”,我只是很幸运地拥有了写作的“好”,而避开了写作的“不好”。而作为一个“社会人”,拥有了这里的“好”,就会在其他地方承受“不好”。

“好”与“不好”从来都是平衡的。如果你的生活信条里能接受这个观念,那可就会过得相对自洽一些。生活的“好”与“不好”,一直都是相对的。我的小说,总是把人写得比较善良,也有读者提问,为什么你的小说里没有坏人?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没仔细想过,我写的就是即时的周边生活。生活该是什么样,我就如实地去写,生活肯定是要有态度的,我的态度就在我的小说里。

繁忙工作也罢,闲散生活也罢,人生首先是笔“经济账”,能做到收支平衡,这已经很好了。若能在这个基础上,还能有所余力,尽量多帮人一把,尤其是帮年轻人,那就更好了。我很怀念1999年举办的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那些作家老师、学者老师们,他们决心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年龄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个年龄。但我们跟二十五年前的他们比起来,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的“勤精进”一些呢?

祝一切顺利!

陈佳勇 2024年9月18日

我内心深处的,总想拿出来试一下。好在经历了各种起伏之后,突然转身,发现这时候自己竟然还具备“写作”的能力和“写作”的动力。我在“写作”这件事情上收获了巨大的“获得感”,也导致我比之前的任何阶段,都愿意写作。至少现在,我很满意我自己的写作状态,因为把写作当成了“朋友”,而不是“工具”,并且我的烦恼并不来源于写作,但我的绝大多数快乐,却都得益于写作。这是我真切切的“欢喜”。所以,我并不具有什么“天赋”,我只是很幸运地拥有了写作的“好”,而避开了写作的“不好”。而作为一个“社会人”,拥有了这里的“好”,就会在其他地方承受“不好”。

“好”与“不好”从来都是平衡的。如果你的生活信条里能接受这个观念,那可就会过得相对自洽一些。生活的“好”与“不好”,一直都是相对的。我的小说,总是把人写得比较善良,也有读者提问,为什么你的小说里没有坏人?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没仔细想过,我写的就是即时的周边生活。生活该是什么样,我就如实地去写,生活肯定是要有态度的,我的态度就在我的小说里。

繁忙工作也罢,闲散生活也罢,人生首先是笔“经济账”,能做到收支平衡,这已经很好了。若能在这个基础上,还能有所余力,尽量多帮人一把,尤其是帮年轻人,那就更好了。我很怀念1999年举办的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那些作家老师、学者老师们,他们决心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年龄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个年龄。但我们跟二十五年前的他们比起来,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的“勤精进”一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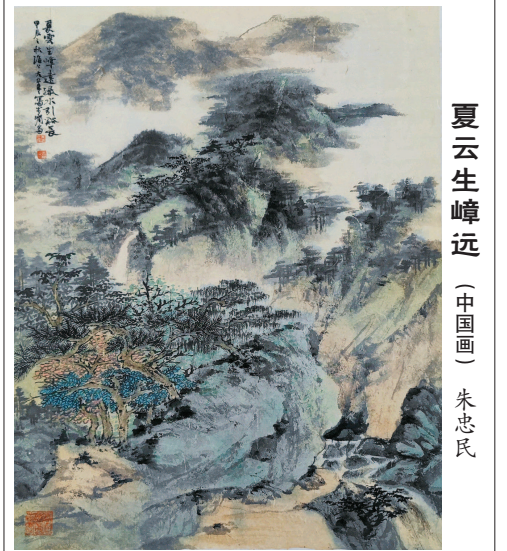
祝一切顺利!

陈佳勇 2024年9月18日

费孝通与钱锺书、杨绛他们二位先后在西南联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清华,以及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过交集。费孝通则把钱、杨当作自己一辈子的朋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时常去看钱、杨夫妇。对他自己与钱、杨之间的关系,费孝通过说:钱、杨两位原是我的同学。钟书不仅是同学,而且是同年,和我曾在清华不在一个班里同学过一年。当时两人并不相识,但他的文名早扬,在校无二不另眼相看。杨绛原名季康,和我是三届同班同学,初中、大学、研究院,最近我因病住院她来看望我,在旁的一位医生听说我们过去的这段同学关系,惊叹说:“有缘,有缘。”(费孝通:《圈外人语》,《读书》1999年第3期)

费孝通在他的晚年一再声称:“杨绛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据费孝通的助手张冠生在《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一书中披露,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上午,“如约与三联书店沈昌文先生、浙江文艺出版社罗君编辑同至先生家里,具体商议选编《费孝通散文》之事。沈先生送给先生一套《新世纪万有文库》。先生很高兴,趁着兴致向沈公和小罗披露:杨绛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现在要把我的散文和钱锺书、杨绛的放在一起,这个很妙的。历史真是妙!……散文不是讲文学。文学与文章是两回事。文学是钱锺书高,文章是杨绛好。”(张冠生记录整理:《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三联书店2019年5月第1版,第361页。)

钱锺书和费孝通后来也成为好朋友,用钱锺书的话说,“我们是‘同情人’”。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国社科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锺书和费孝通一路同行,两人同住一个房间。不知费孝通会不会想起清华往事,心中是何滋味,作如何想。费孝通与钱锺书两人相处得不错。钱锺书出国前新买了一双皮鞋,刚下飞机鞋跟就脱离了。费孝通手头有外币,马上借钱给他修好。钱锺书每天为杨绛记下详细的日记,留待面交。费孝通主动送他邮票,让他寄信。钱锺书想想好笑,没有料到他小说《围城》中赵辛楣和方鸿渐这对“同情”弟兄,在现实中也上演。钱锺书回国后对杨绛开玩笑,称自己和费孝通先生:“我们是‘同情人’。”



们可以在这里自由地交流集邮经验,互相学习,享受邮票带来的快乐。一路走来,集邮不仅是我的兴趣,更成了我生命中的情感依托。那本小纪芳阿姨送我的第一本集邮册,一直陪伴我走到今天。从一个小小的兴趣,到一个互联网平台的建设,再到移动互联网集邮生态圈的壮大,我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也感受到了邮票承载的情怀与历史。如今,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通过我们创建的数字平台接触到集邮,参与互动和分享,满足感和幸福感便油然而生。

小弄堂里的邮缘,带着回忆的邮票,牵系了我与许多人的故事。每一张邮票,仿佛都是一扇通往过去与未来的窗口,连接着我的生活与岁月的点滴。正是这些微小的兴趣,让我的人生充满了厚重的温暖。

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本期“十日谈”将刊发一组怀念巴老的文章。

邮缘人生 责编:郭影



纸博

印缘佳话 海青

印缘佳话

「杨绛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 罗银胜

夏云生嶂远 (中国画) 朱忠民

十日谈 邮缘人生 责编:郭影